



微山湖上

邱 勋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微山湖上

邱 勋著

毛震耀 刘文颀 插图

杨文仁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5 字数 82,000

1961年2月第1版 197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5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2666 定价: 0.32元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|----|
| 早晨 | 1 |
| 新的家 | 7 |
| 荷花 | 13 |
| 小驹子学划船 | 18 |
| 牛吃麦子事件 | 23 |
| 惩罚 | 30 |
| 丫头告状 | 35 |
| “给我回家去!” | 39 |
| 娘 | 43 |
| 在船上做客 | 48 |
| 湖上 | 54 |
| 逮鱼 | 59 |
| “小偷” | 65 |
| 炖鲜鱼 | 71 |
| 赵大叔 | 76 |
| 抗日岛的传说 | 83 |
| 到抗日岛去 | 90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入队..... | 97 |
| 老游击队员的故事..... | 103 |
| 扎猛子..... | 110 |
| 前进..... | 115 |
| 大水来了..... | 121 |
| 分家..... | 126 |
| 寻找大罩角和小花蹄..... | 132 |
| 湖边深夜..... | 136 |
| “哞——”..... | 142 |
| 小驹子呵小驹子..... | 148 |
| 亲人..... | 154 |
| 继续前进..... | 160 |
| 又是一个早晨..... | 164 |

早 晨

在我们亲爱的祖国，有一个微山湖。离湖四十里，有一个杏花庄。

庄里有个小男孩儿，名叫二牛。

这天早晨——一个普通的早晨，也是一个快活的早晨，天才蒙蒙亮，他就一个鲤鱼打挺，象个小冬瓜，骨碌碌从炕上蹦下来。他用胖嘟嘟的小拳头揉揉小鼻头，看妈还没醒，就从炕前悄悄拿起昨天拴的放牛鞭，赤着脚朝街上跑去。

你知道，今天二牛有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！一想起这件事，他就高兴得直想在地上连翻它九九八十一个跟斗！

他要到微山湖去放牛哪！

老是呆在自己村里，抬脚西场院，落脚东河口，就算连上逮猫、撵狗、打赌，在黑夜里到坟地去折松枝吧，他全都玩腻了。而妈妈又老是嘟囔他：“二牛，别爬树！”“别骑小黄犊！”“你再上墙爬屋，摔破头我

可不让你进门！”

如果到了微山湖，妈妈就不能跟他叨叨啦！他要去参加“铁道游击队”！二牛看过连环画，认识那个老洪。他手提驳壳枪，突然从芦苇里钻出来，朝鬼子吼：“缴枪不杀！”于是鬼子就倒在水里哇哇叫娘！

更重要的是，到了微山湖，二牛就嗓子变粗，个子变大，嘴巴上生出胡子茬——象个大人了。你知道，他这是去劳动！这是不折不扣、地地道道的重活儿！

现在他要去叫他勇敢的战友小驹子一道进湖。

村子里很静。月亮还没落下去，树影在街心轻轻摇晃着。几棵杏树从路边短墙里探出头来。不过它们很狡猾，那指尖大的青杏，全挂在墙内高枝上；矮条条上竟连一枚小的都没有。老槐树顶上的喜鹊窝里扑楞楞一声响，这是那个白顶心的喜鹊儿子睡怔了吧。……

拐进胡同口，二牛脚踏一块大石头，脑袋探进一个临街的窗口，嘘着嘴喊：

“小驹子！”

小驹子的老奶奶从炕上颤巍巍坐起来。她耳朵不灵，可也能听出这是二牛，就一面叨叨着数落二牛这夜游神来胡闹什么，一面伸出手，就着月光哆哆嗦

嗦地去摸她的小孙孙。

被筒是空的，老奶奶大吃一惊！

老奶奶就问二牛见没见到小驹子。她说，半夜醒来时，他还睡在炕上呢，也许小驹子又偷偷爬起来帮民兵去守更巡夜啦。她又数落二牛，说一定是他们两个又想了什么鬼点子，要去作孽，还装模作样地来问呢。

二牛不说什么。他想：准是小驹子半夜就起来，撇开大家，自个儿赶着牛群进湖啦！

先到饲养棚去探探情况吧。

二牛从石头上跳下来，才走了几步，突然小狗白脖儿从什么地方跑来。它竖起前脚，高兴地扑到二牛身上。又围着他撒欢，用鼻子讨好地呜呜叫着。它身上满是露水，猛打个喷嚏，摇摇脑袋，露珠儿就飘飘洒洒溅到二牛的光脚上。

白脖儿是小驹子的一条狗。那真算得上一条聪明、勇敢的猎狗。它天天不离开小驹子，一定知道小驹子的消息。于是，二牛就跟着它，跳过篱笆，拐进饲养棚旁边一个柴草园子里。

这里原是一个大地主的柴草园，从前，这里面堆着几十年的陈柴烂草，大草垛里又有黄鼠狼又有刺猬，又有野狸又有蛇。老人们说，曾经有两个老佃户



就在这里被地主活活打死……
现在这里盛着大队里的柴草，
轻易没有人进去，还是显得阴
森森的。

现在，让月光一照，园子越
发显得阴冷可怕。几丛矮树棵
子冷清清地站着，一动不动。
什么小虫儿偷偷叫几声，又胆
怯地停下来了。

二牛啥也没想，跟着白脖
儿蹦了进去。白脖儿冲到一个
谷草垛跟前，用前腿把谷草猛
朝下扒。谷草叶子索索地抖
着，沙沙地响着。接着，一捆
谷草奇怪地自个儿蠕动起来。
二牛屏住气，弯腰拾起一块碗
大的石头，做出准备投掷的姿
势。

谷草垛裂开一道缝，并没
冲出什么妖怪，却露出一张头
发乱蓬蓬的、沾满谷草叶子的
脸。

原来是小驹子！

嘿，他深更半夜跑到这可怕的地方藏猫猫哪！二牛刚想叫喊，见小驹子猛朝他作了一个手势，他连忙把没喊出的话乖乖地咽到肚里去。

在二牛眼里，小驹子是位大英雄。他听小驹子的话从来不打折扣。现在小驹子一摆手，二牛随他拱到谷草垛里去，白脖儿也跟着塞了进来。

里面完全象一间小房。下面谷草上铺着一件棉袄。二牛奇怪地问：

“你在这里睡觉的哪！”

小驹子点点头。

“你啥时候来的？”

“奶奶睡着了就来啦！”

二牛还想说什么，小驹子又摆手让他停住。两个人侧起耳朵，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。饲养棚里有开门的声音，接着是老人走路的“拖拖”的脚步声。随后又听到扔拌草棍子的声音和牛刨蹄的声音。接着是饲养员老爷爷自言自语地说了几句什么话，又听到他一边咳嗽一边到井台上打水去了。

“要动身啦！”小驹子轻声说。

停停，又绷起嘴唇，神秘地说：

“要想把咱们扔下，没那样的事儿！”

“谁要扔下咱们？”二牛急忙问。

“你还不知道呀！”

二牛哪能不知道？可他睡了一夜，早把这忘到枕头上了。老爷爷昨天不就抖着胡子讲过，不让他们这些毛头娃娃跟他进湖胡闹吗？他这才明白了小驹子藏在这草垛里过夜的道理！真该感谢小驹子，二牛就高兴得偎在小驹子身旁，拿下巴轻轻摩着他的脑袋瓜儿。

“你不害怕吗？”二牛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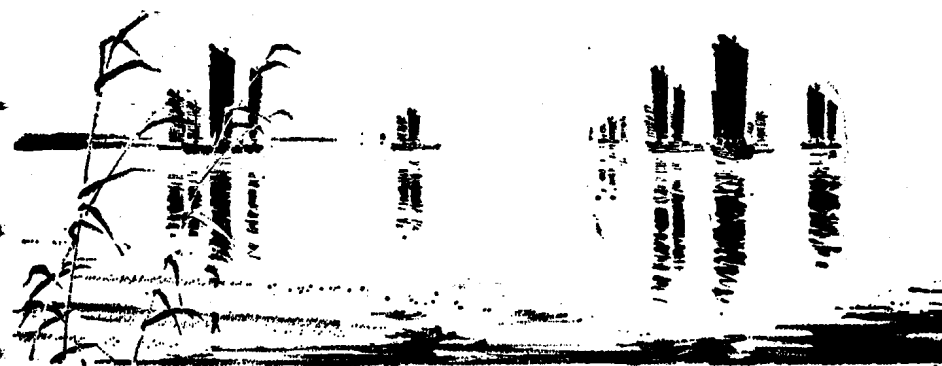
小驹子摇摇头，没回答，顺手拍死一只爬到腿上来来的小虫儿。

问得真傻！小驹子当然不害怕！他什么都不怕！

东方逐渐放亮，杏花庄醒来了。井台上辘辘响起来，树上鸟雀开始欢叫。早晨的第一阵风掠过树梢，掠过村庄，接着，生产队的钟在潮湿的空气里嘹亮地响起来……

“走！去找老爷爷，一同出发！”小驹子说。

两个人大声叫着朝饲养棚跑去。那新制的牛鞭在半空里抡得拍拍响。白脖儿在他们的前面撒着欢儿。



新的家

有一个童话里讲，湖是天上仙女们的宝镜，落到人间来了；有一首诗说，湖是大地的眼睛，所以它永远金闪闪、亮晶晶、碧绿碧绿。当孩子们来到湖边的时候，他们才明白，比起宝镜和眼睛来，湖还要更美更美……

谁猜得准呢，也许真是由于小驹子的监视，老爷爷才没有扔下他们偷偷进湖吧。反正是，当生产队长——就是二牛的爸爸，把劳动力不够分配的情形一遍一遍地跟老人讲了以后，老人一声不吱——一声不吱就是同意孩子们到湖上去了。不过他当着

队长和家里大人的面，朝孩子们瓮声瓮气地说：谁要不听话，他就用牛鞭狠狠抽他！然后，他就背起一块狗皮，带领着小驹子、二牛，还有另外一个叫丫头的小男孩，外加小狗白脖儿，赶着四五十头牛，到微山湖来了。

孩子们第一次看到湖，一下子都惊呆了。天和地突然变宽了，变大了。水呀，那么多水呀，也许把世界上所有的水，不管它是井里的、河里的、缸里的、碗里的、还是墨水瓶里的，一块儿全搬到这里来了。水草那么多，一大片，一大片，一直伸展到天边。肥叶子的，瘦叶子的，还有可以做哨子吹的，各种各样，什么都有。要割牛草，一眨眼就可以割一担。草地上，远远近近，搭了一顶顶席棚，象一个个大蘑菇。这里那里，一群群黄牛、白羊在吃草。有几个小伙子，一面挑着牛草担子朝湖外飞快地跑来，一面放声唱着歌儿。一个穿大红袄的小姑娘，赶着一头毛驴儿，上面驮着割来的青草，身后还跟着一条雪白的小狗儿……

身后一片麦田，翠绿翠绿；身前一片水草，翠绿翠绿。天是绿的，水是绿的，湖心的小岛子也是绿的。

前面不远是一个席棚。太阳底下，一个老汉，下

身穿条棉岔裤，上身却光着膀子，正让一个小伙子替他剃头。另外一个小老头儿正给一头小牛搔痒。小牛眯缝着眼睛，抿着耳朵，亲昵地偎在小老头儿身旁，一动不动。那小老头儿站起来乐哈哈地跟老爷爷打招呼：

“老哥，身板骨还壮实呀，快喝上这杯接风酒。”

队伍停下来，喝着那小老头儿递给的开水。那水，有点咸味，有点腥气，碗底落着一层白碱。孩子们却觉得顶香顶甜。那小老头儿又朝老爷爷说：

“今年换上小将啦！——这是谁家跟前的哪？”

那意思是问，这几个小家伙是谁家的孩子。二牛扭起鼻子生起气来。他们有名有姓，是大人了！对于大人应该这样问：这个社员是哪队的？叫什么？二牛立刻觉得这小老头儿挺可恨，就赌气把他递给的半碗水泼了。

休息了一会，老爷爷就让孩子们赶着



牛去放一放。他告诉孩子们，头一次吃这么好的草，不要让牛吃得太急；别到处乱疯，早点回来。孩子们巴不得这一声，就跳跳蹦蹦地朝湖里跑去。

让老爷爷歇歇吧。他老了，跑了这半天，早累得不住地咳嗽啦……

不过他并没有歇。

老爷爷抽袋烟，就开始扎席棚。那个小老头儿想来帮忙，他谢绝了。人家知道他那怪脾气，就没强来帮。老爷爷这人是远近一把巧手，不论是耕耩锄割、盖屋上梁、铁工木匠、编筐结篓，样样都是行家。他年轻时甚至还能穿针引线，绣花绣朵，缝鞋做袜。因为这样，对别人干的活路就常常看不顺眼，放心不下。谁帮他做点啥，就算做得天好，他总还能挑出毛病来，少不了还要自己重新返工。现在他看好地势，埋好柱脚，搭上带来的芦席。他仔仔细细、一板一眼，就象要建筑一座住几辈子的大楼一样。果然，不多一会，压倒湖边所有席棚的、一座第一流的建筑物出现了。棚脚压得紧，多大的风也刮不倒；席铺得平，竖得陡，啥样的雨也漏不了。甚至还有窗子，而且还是自动的，用绳吊着，一松就关，一紧就开。最好再贴几张画，比如可以把那年城里剧团来庄里演戏，送他的那张抗美援朝的戏报拿来贴上，一定很好看。

房子盖好了，他又铲几片泥坯，精心地去支锅。庄里的妇女都知道，老爷爷支的锅费柴少，火头旺，不会倒烟呛人。他把锅放正、安好，又伸手当泥板，到牛脚窝里蘸着水，把锅台抹得平平正正、油光煞亮。三动两动，又在锅台后面竖起漂亮的烟筒来：这样的锅台，就是最会挑剔的老奶奶看来，也只能说少着一张灶王爷了。

“再挖口井！”他自言自语地说。

你见过挖井吗？在杏花庄挖井，那要准备特制的短柄铁锨，扎好木架子，找来柳斗和粗绳；必要的时候，还要准备炸药。要有十几个劳动力，干个十天半月，才能挖出水来。老爷爷半辈子打过多少这样的井哪！不过在这里不用施展那么多武艺，只要亮起铁锨，随便掘它三五下，就能掘出最旺的清泉来了。

先挖一眼是给人吃水用的，再给牛预备一眼又粗又大的。牛吃了那么多香草嫩叶，比得上鱼翅燕窝，肚里太饱了，应该喝杯“清茶”哪！

老爷爷累了。他抽袋烟，想了想，接着又在窝铺旁边掘了一个洗脸盆儿。他在“洗脸盆”前面铲好两个站脚台儿，谁蹲在那里洗脸，一定舒舒服服，把脸洗得黑里透红。然后他又去检查了一下拴牛桩，把盐从口袋里倒出来，准备牛回来吃。

孩子们赶着牛群回来了。牛一个个肚皮滚圆，小牛犊高兴得乱跑乱闹。大牛就伸出肥厚的舌头来，满足地舔着鼻子。那嘴就有滋有味地嚼着，就象小孩子在嚼那舍不得一口吞掉的水果糖一样。

孩子们看到这新的家，高兴极了。二牛一眨眼做了一个小泥人，弓着身子，坐在锅台前面烧火。又给它手里放一枚草叶，算作切菜刀。然后几个人又一齐摸到“房子”里去，躺在地上，你压我、我压你，哇哇乱叫，打滚翻跟斗。

“不怕脏了衣裳？”老爷爷说，“去弄点干草铺上！”

“哪里有干草哪？”二牛说。

“你那手呢！五个指头就是柴草垛哪！”

老爷爷说罢，在近处走了一圈，居然就拾回一大抱干草来。孩子们把它铺到“房子”里，弄得软软的，棉花团儿一样。他们又在上边打滚碰头，白脖儿也跳进来撒欢儿。

多么好的家呀！世界上没有比这再好的房子了。这房子，这漂亮的宫殿，前面对着起伏的微山，背后靠着辽阔的绿湖。又宽敞、又清洁，空气流通、阳光充足。房舍周围，是望不到边的碧绿的地毯；房舍顶上，挂着一片片雪白的云朵；从漂亮的窗子里，射进来的是温柔的阳光……

荷 花

第二天中午，牛吃得肚大腰圆，都回到窝铺旁边休息的时候，小驹子拍拍二牛和丫头的脖子，三个人朝湖里面走去。

越走水草越深，牛脚窝里积满了水，碰巧浅滩上还有几枚贝壳。再朝前是从丛芦苇。那里水鸟很多，至少有一千只，象在举行露天音乐会，一只比一只唱得更好听。湖边浅水里，一个老头儿划着一条小船在撒网。他轻轻一抖，慢慢拉起来，就有一些鲜蹦活跳的鱼花花，在网里跳呀跳呀，象一兜银星星……

突然白脖儿在草丛里汪汪叫起来。

二牛一个箭步跳过去，接着高兴地大叫：

“鸡蛋！”

他手里拿着两个银亮的蛋。谁家的鸡坐着小船跑到这里来生蛋哪？

“不是鸡蛋，”小驹子说，“也许是天鹅蛋哩！”

“是天鹅蛋，”二牛没头没脑地说。“我会算，保